

廚姿



人生在線
姚文冬

父親退休後，接手母親，擔起了廚房的活兒。起碼我們每次回家，都是父親下廚。

父親做菜慢條斯理，穩、慢、專注，就像他退休前做木工活，精雕細刻，一絲不苟。有次，我餓得肚子直叫喚，終於盼到菜上桌，太慢了，我想揶揄他一下，就說：「爸，你要是去開飯店，吃飯的肯定排起長隊。」沒等父親做出反應，妻子急着接話說：「那當然，爸做的菜就是好吃。」顯然，妻子有意岔開了我的本意，做出了另一種解釋。

接下來，父親的話令我動容：「我又跟吳玉文學了一招，下次給你們做。」他努力抑制着被晚輩誇讚的喜悅，臉上卻掩不住與年齡不相稱的激動，像個被老師誇獎的小學生。我知道，吳玉文是他的髮小，曾在供銷社的食堂當廚子。幸虧妻子嘴快，不然，若等我解釋的話，或被父親聽出話外音，他該多麼沮喪？

人老了，看淡一切，卻仍在乎一些東西，特別是兒女的態度。從那以後，父親更不讓我們幫忙，獨自沉浸於下廚之樂，看他忙碌的姿勢，我彷彿又見他年輕時對着一件傢具專注打磨的情景。

有了孫兒後，妻子成了大忙人，我便主動包攬了一日三餐，與父親的選擇殊途同歸。可是，我煞費心血，換着花樣做菜，卻

很少得到積極回應，倒時常被家人詬病幾句。為此我有點消沉。一次，我素炒了兩份青菜，無非是醋溜土豆絲、海米西葫蘆，出我意料，全家人吃得津津有味，連聲說好。妻子問：「你是怎麼做的，味道這麼好？」瞬間，我心花怒放，答非所問地說：「我又從網上學了一道紅燒豆腐，明天做給你們吃。」說完這話，我心裏一抖，無意中，我和父親當初的心情合轍了。

想起兒子上中學時，我們工作忙，忍不住埋怨，他這麼大了連飯都不會做，難道連麵條也不會煮嗎？當然，我們只是隨口一說，並不指望他。他也沒吱聲。

但那個周末，我們下班回家，發現兒子的身影在廚房閃動，油煙機嗡嗡地響着。我們好奇地等着。很快，熱騰騰的麵條端上了餐桌，每隻碗裏都卧着一個雞蛋。他頭也沒抬地說：「爸爸、媽媽，吃飯了。」轉身又進了廚房。我看到他腰繫圍裙，端着鐵鍋向水池走去，用絲瓜瓢子刷鍋。我說：「先吃飯吧，吃完再收拾。」兒子說：「你們先吃。我收拾完再吃。」然後，又見他用紙巾擦拭操作台。

他這一整套動作，還有說話的口氣，和他媽媽的習慣一模一樣。

徐家匯書院



如是我見
錢普鴻

「ZIKawei」是上海話「徐家滙」的發音，當年西方傳教士來到上海之後，他們也需要了解當地話，就用法語的發音標註了「徐家滙」，所以，「ZIKawei」是上海話和法文的結合。「ZIKawei LIBRARY」是「徐家滙書院」的譯名，因為「徐家滙」是海派文化發源地，它見證了歷史上幾次中西文化交融的進程。

「徐家滙書院」得名於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之一徐光啟，建築上醒目的這幾個字也集自徐光啟手跡拼字而成。「LIBRARY」是圖書館的意思，為什麼「徐家滙圖書館」要稱「徐家滙書院」？「書院」是我國古代特有的以刊藏典籍、教化育人、研究傳播為主要職責的文化教育機構，說明它遠遠「不止於圖書館」。徐家滙書院是現代集圖書、科技、博物、美術、旅遊等多元功能服務為一體的全媒體時代複合型文化場館，體現了徐滙區兼收並蓄、海納百川的海派精神。取名「徐家滙書院」，更是一種文化符號，表達對區域文化積澱、文脈傳承的敬畏。

要認識一座城市，必須在它的街道上行走。要更好地認識徐家滙書院，就要看書院精神、書院品格、書院更新是如何為生活在這座城市的每一個人服務的。走進書院，映入眼簾的是宏偉開闊的空間，高挑的穹頂，橘色的燈光搭配着充足的日光，映襯着實木書架，讓人彷彿遁入書籍海洋，進入無限幻想。氣派莊重、足足二十米長的酒紅色的「海上長桌」可容納五十多名讀者在此閱讀。長桌盡頭，以3D技術打印的「光啟之門」晶瑩剔透，表示對徐光啟的致敬。「光啟之門」的兩側打破機械的索書號形

式，採用主題方式陳列圖書，有八個特色主題空間，取名為「光盒空間」。一側以「建築可閱讀」為主題，包括百年建築、百年音樂、百年電影、百年工藝等，展示了徐滙的歷史文脈和城區巨變；一側以「徐滙文脈」為主題，陳列徐光啟的譯著，展出馬相伯（復旦大學創始人）、蔡元培等為徐滙、上海乃至中國教育事業嘔心瀝血的傳記及文集，收集了徐滙的文學家們的原創或翻譯作品。徐滙文化名人燦若群星，他們的偉大業績、創新意識、開拓精神、包容胸懷在「光盒空間」得到傳承和發揚。

徐家滙書院地下兩層、地上三層，設有近千個閱覽座席，有文獻閱讀、展覽講座、藝術鑒賞、文創集市、旅遊導覽等服務。一樓開放式廊道打造二十四小時閱讀區，可全天候自助借還、預約借書。一樓少兒區設低幼區、幼兒區、小學區、中學區四大板塊，同時，還引進了區域內精品咖啡店，看書品咖啡「兩不誤」。

二樓服務區為外借和閱覽，三樓是特色文獻區，主要是大型成套叢書和各類地方志。從二樓、三樓的景觀閱讀位抬眼望去，徐家滙天主教堂、百年徐家滙觀象台、上海現存最早的近代圖書館徐家滙藏書樓盡入眼底，不少人在這裏觀光、拍照。地下一層有文創商店、藝術工坊等特色商業設施。

徐家滙書院，像從徐家滙藏書樓、徐滙中學、聖母院舊址等這些古老建築精品中「長」出來一樣，共同構築了徐滙的文化氛圍，這些文化功能與徐家滙的繁華的商業形成了徐家滙「都市景區」。



市井萬象

共展笑顏

海港城近日舉辦黑白風藝術裝置第二彈——國際性共創藝術企劃《Inside Out Project》，發起「Inside Out: Harbour and the City」大型展覽，邀請香港市民拍下笑臉照片，一起傳播歡樂。四月二十四日，海港城海運大廈露天廣場，不少市民拿起自己的照片海報共同合影。

香港中通社

茨威格的足跡



域外漫筆
林中洋

過了河，就是卡普齊納山(Kapuzinerberg)了，這座屬於薩爾茨堡城內的小山丘，本身並不起眼，卻因着其豐厚的歷史和特

別的視角，而被曾經的王公貴族與如今的市井遊客所青睞。在林茨巷的一個越發不起眼的拱廊前，我繞進了差點兒錯過了的進山之口——斯蒂芬·茨威格路(Stefan-Zweig-Weg)。

關於這條路，茨威格在他的自傳體著作《昨日的世界》中寫道：「我所居住的那座樹木葱蘢的小山丘，就像這座巨大山脈的最後一朵漸漸歸於平靜的浪花一樣；汽車無法進入，只能通過一條有三個世紀歷史的蜿蜒小路爬一百多級台阶才能上去……」這條路古樸清淨，石階三五組，緩緩延上山去。踏上這條曾被茨威格走過千百遍的山路，彷彿走進了他人生中的起伏與成敗、炎涼與悲歡。

茨威格的舊居建於十七世紀，最初是一個大主教狩獵時的行宮，後來被一位貴婦買下，她兩個女兒的鋼琴教師正是莫扎特的姐姐南妮爾(Nannerl)，所以，不僅南妮爾，而且莫扎特本人也曾在這所別墅進進出出。茨威格在他的書中並沒有說起這一段往事，但提到了「一八〇七年弗蘭茨皇帝訪問薩爾茨堡期間，曾在我們這所房子裏玩過基格爾遊戲，親手把這個球推滾過長長的走廊」。

然而，這座小宮殿用茨威格的話來說卻是「浪漫而不實用」，尤其在茨威格入住此處之初，正是一戰剛剛結束時的大蕭條時期，茨威格寫道：「我們發現自己的家幾乎無法居住。雨水起勁地滴進房間，每次下過雪後，走廊都會被雪水淹沒……最嚴重的裂縫被費力地用硬紙板糊上，當新雪落下時，除了我們自己爬上屋頂及時鏟走積雪之外，沒有別的辦法……由於沒有人送貨，每樣小東西都要自己背上山來。但最糟糕的是寒冷，方圓幾里都沒有煤……在貧乏之中，我們只能用泥炭自救……三個月來，我幾乎完全是在床上用凍得發青的

手指寫文章，每次寫完一頁後，我都會把手指拉回被子裏取暖……」

但即使是在艱難的時日裏，茨威格卻是筆耕不輟，據他的第一任妻子記載，茨威格在這所房子裏寫下的稿紙就有二十多萬頁，因為他在文學上的聲望與成就，再加上自一九一九年開始舉辦的薩爾茨堡國際藝術節，使這座德奧邊境上的小城在夏天的時候成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音樂家、藝術家和劇作家的聚會的寶地，而茨威格的別墅，也是這些巨匠泰斗們喜歡造訪的地方，茨威格寫道：「羅曼·羅蘭曾在我們家裏住過，還有托馬斯·曼；霍夫曼斯塔爾、亞瑟·施尼茨勒都曾是我們友好接待過的客人；在音樂家中，有拉威爾和理查德·施特勞斯……還有來自各方的畫家、演員、學者，誰沒來過我們家呢？每一個夏天都給我們帶來了多少美好而明快的精神交流的時光啊！」在那些快樂的時刻，茨威格以為他一直所夢想和倡導的歐洲大同的理想已經近在咫尺，也因為如此，他一度將他的房子稱為「歐洲的別墅」。

可是，良辰美景終卻未能持久，希特勒上台之後，身為猶太人的茨威格陷入了無盡的災難。不僅他的書被焚燒和禁止，而且他的房子也遭到了無端的搜查。從那一時刻起，茨威格知道自己不能再在奧地利待下去了。出走英國之

後，一九三七年的秋天，他最後一次回維也納，與自己的母親和過去的一切告別，在再次離開故土的路上：「我的火車路過薩爾茨堡，這座我的房子所在的城市，我在那裏工作了二十年，我甚至沒有在火車站下車。我雖然可以從車廂的窗口看到我山上的房子，那座帶着那麼多年所有記憶的房子，但我沒有去看。何必呢？——我再也不會在這裏居住了。當火車駛過邊境的那一刻，我知道，就像《聖經》中的始祖羅得一樣，身後的一切都成了塵埃和灰燼，過去的一切都變成了苦澀的鹽。」

四月的陽光溫暖地照耀在茨威格別墅鵝黃色的外牆上，可惜因為這座建築至今不對外人開放，所以只能透過層層的灌木和鐵絲網遠遠打量，在房子對面的卡普齊納修道院的右側，有一座茨威格的紀念雕像，雖然只是一個不大的頭像，卻令人感慨萬千，他和眾多的因他而來的讀者和追隨者一樣，都進不去他曾經生活和寫作的地方。

一九四二年，茨威格與他的第二任妻子在巴西雙雙服毒身亡，他們沒有等到自己的民族最終回到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國的那一天，但是如果他天若有靈，看到來自五湖四海，世界各地的他的讀者，在他過世八十多年的時候，還能夠踏着他曾經的足跡來看看他，也應該覺得欣慰了吧。



▲斯蒂芬·茨威格路(Stefan-Zweig-Weg)。

資料圖片

夜半鐘聲到客船



閒話煙雨
白頭翁

古蘇州城外有座寺
院，不顯山露水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
少樓台煙雨中。」煙雨中的寒山寺因其清靜無
名，寒山才選中此寺廟修行，才留下寺廟額題
寒山寺。但寒山寺有口

鐘，掛在北院，因這口
鐘讓寒山寺在「四百八十寺」中獨樹一
幟，千古揚名。

中國的古鐘走進寺院始於南朝的南梁，梁武帝是虔誠的佛教徒，中國的佛教盛於南梁。鐘為晨鐘，梁武帝聖旨進寺廟，才有晨鐘暮鼓。寒山寺的「寺鐘」因一百多年後唐代的張繼一首「聽鐘」之詩，名揚天下。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張繼是
聽鐘大家，夜半升高，江楓漁火亮，遙在青
山翠竹間，靜聽寒山寺的鐘鳴。其鐘鳴於夜半
人聲寂，蕩蕩悠悠，飄飄裊裊；其鐘聲隨風
隨水而遠，隨夜隨靜而幽。其聲穿越歷史、歲
月，穿越山川、大海。

古鐘最早完全是為了音樂，樂之器也，

不是為報時。樂鐘是先秦禮樂文化高度發
達，高度文明的標誌，始用於廟堂祭祀，是
奏給神和先人聽的；神聖之極，莊嚴之極；
稱之「天聲」。後來，樂鐘逐漸開始服務於
天子、諸侯的婚喪嫁娶，用於軍事征服、得
勝回朝；天子召臣於堂下，樂鐘聲起，極大
歡樂。樂鐘也曾被視為喜神、樂神，且有樂
器與禮器的雙重功能。

作為樂器早在商時已分八種，即埙、笙、
鼓、管、弦、磬、鐘、柷。商時的音樂走
在世界之首，足見商王朝的文明程度，文
化的追求。鐘作為樂器中的禮器，則是權
力、地位的象徵，九層之台，始有鐘樂。禮
樂天下，鐘鳴鼎食。

商王朝時出土有青銅鍾，商王朝時的鍾
和周王朝時的青銅鐘的最大區別是，出土的
商鍾封口，上呈元寶形，有立柱支撐，因此
判斷，商鍾不是懸掛起來被敲擊的，而是立
在地上，像後世的大提琴，但鍾是被敲擊的。
四百年後，就有了編鐘，西周中後期的鐘做
得科學、漂亮、大氣、講究。鐘渾然一體，
形成一種共鳴箱的青銅共振器，鐘身為瓦
形，獸面鑄紋，正面鑄有銘文，上面有一個
可懸掛的柄或鈕。鐘的形狀不盡相同，大小

不一樣，懸掛的方式也不一樣，按照音階、
音律組成編鐘。出土的西周甬編鐘為八鐘一
組，上有提梁，可懸掛於木樑之上，懸而擊之，
其聲質有了極大的提高。

一九九二年在山西曲沃縣出土的一套西
周晉侯蘇鐘，又稱鯀鐘，共十六件兩組，已
經是個編鐘樂隊了，上下排列，八件一組，
按音階和音律相諧和排列。有銘文三百五十
字，銘文首尾相聯刻鑿在十六件編鐘上。
銘文記述了周厲王三十三年，周厲王親征東
國、南國。這也揭示了一個規律，商代大鍾
上從未發現有銘文，而到了周時的編鐘常銘
有金文。周時中華文明的進步是令人刮目相
看的。周晚期的鐘極講究，極藝術，也極奢
華。

出土的一種命名為「克鐘」的青銅鐘其
鐘鈕，竟然為透雕形式的，工藝極精細，鐘
外有連雕相交的夔龍紋構成的扉枝，玲瓏剔
透，與渾厚的鐘體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對比，
出現一種視覺上的厚重美。克鐘也稱克鑄，
鐘、鑄均為周王朝時代的一種打擊樂器，也
是一種禮器，鑄的形制要比鐘大，顯得更沉
穩莊重。說文解字上說：鑄，大鐘，鐘之於
屬。但到戰國時期只見鐘，再不見鑄。

